



羣众文娛材料

不听话的儿子

安徽人民出版社

羣众文娛材料

不听话的儿子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年·合肥

716.7
544.2
藏本

存

羣众文娛材料
不听话的儿子
新荷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发行

書号：457·787×1092 耗 1/50 · $\frac{20}{25}$ 印張 · 18千字

1958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102·122 印數：1—6,070

定价：(7)0.09元

立定

目 錄

- 不听话的儿子(相声).....新 荷(1)
- 秀鸞告爹(鼓詞).....林 村(12)
- 訓子(河南墜子).....苏庆堂(23)
- 喜笑颜开(河南墜子).....聊 天(31)

不听话的儿子

(相 声)

新 荷

甲 識字好。

乙 对！識字好。識字的人看报纸、写信、記工分都不用求人。

甲 这些事情你不識字还可以去求人，有些事情你不識字就不好意思去求人。比如說大姑娘要写个情書；新媳妇肚里有喜，要写个信报喜；就不好意思去求人。

乙 您說得对。沒看見过大姑娘求人写情書的。

甲 还有些事情，你求人人家也不干。

乙 哟！瞧你說的。現在是新社会，誰都乐意帮助人，你不識字，請人家給你写个条子、唸封信，还有誰不肯干的？

甲 就是有人不肯干，我喊他三声小老子他也不干。

乙 有这样的人？

甲 有哇。

乙 誰呀？

甲 我們的大小子。

乙 啊！你这到要說給大家听听。

甲 我們的大小子在小学里唸書，昨天放学回家，我說：大小子呀，家里粮食快完了，你給家里写个申請書，請大社批百把斤粮給我們，要不然就得餓肚子。你猜他怎么說？

乙 怎么說？

甲 我不干！要写你自己写去！

乙 哟！这么大的架子，你就自己写一下，別求他了。

甲 廢話，我自己会写，我早就写了，还找他写！

乙 对了，你不識字，我忘了。这么說一定得他写。

甲 当然嘍！我說：我的小老子呀，你就写一下吧！

乙 他写了？

甲 他不干。我說：好吧，这書你也別唸了，唸了有什么用？明儿你在家中干活，我去唸書！

乙 你还真要去唸書？

甲 他唸了不管用，不只有我自己唸去！

乙 哟！都快五十岁的人啦，跟人家七八岁的人坐在一块儿，能高个大半截，那不嫌丑的慌？

甲 你别当真，冬学我都懒上得，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乙 他还是不干？

甲 这回他干了。他拿起笔来就写，我说：不行，得我报着你写！“社长同志：我家里油无半盞，米无半升，吃的尽是菜叶和草根，请社长赶快批点粮食救救命，不然就要饿死人！”

乙 咦！你家这么苦，还看着两十只鸭子，怎么不把它卖了？卖了也能糊个十天半月的。

甲 鸭子早没啦。

乙 卖了？

甲 不！腌了。

乙 对！腌了卖合算些。

甲 不！我腌了家里吃的。

乙 啊！你家里天天吃咸鸭子，还那么装穷，人家不揭发你？

甲 我吃了人家看不见。

乙 你躲在家里吃。

甲 端到人家面前吃。

乙 有那幺怪事，我不相信。

甲 嘿！妙就妙在这里。

乙 那你到說說看，你怎幺个吃法。

甲 这話不能对外人說。

乙 这里沒有外人，就只我們两人。

甲 对你說了你不能往外說！

乙 守口如瓶。

甲 当真？

乙 一言为定！

甲 那还不簡單：把鴨子擱在碗底下，上边盖上飯，飯上盖上青菜，不就得了！

乙 咦！你不是說你吃的尽是菜叶和草根嗎？怎幺又吃起飯来啦？

甲 （旁白）哟！光顧說，說溜了咀，这一下露了餡儿了。（对乙）噯！不瞞你說，我家里还有一点稻子。

乙 啊！你家里有稻子，你怎幺說米无半升，要社里救济，人家来調查，一查出来了，那不丢人？

甲 嘿！一人藏一物，十人寻不得。

乙 你家就那幺几間房子，还能查不出来？

甲 你就查不出来。

乙 你藏在夾牆里？

甲 不是。

乙 床肚里？

甲 不是。

乙 箱子里？

甲 那能裝多少一点！

乙 你不是說只有一点嗎？

甲 （旁白）喲！又給他抓住了。（对乙）对你說
实話吧，还有两百多斤咧！

乙 那你藏在那里？

甲 你这个人真轉不过弯来，我家就只那么几間
屋子，人家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得把它藏到
外边。

乙 藏到外边？

甲 对！藏攔稻場上。

乙 埋起来？

甲 不，攔土面上。

乙 那怎么个藏法？

甲 就挑着攔稻場上嘍。

乙 那人家不挑去了？

甲 挑去你再挑回来嘛！

乙 你說实話吧！

甲 說實話，上面再蓋上幾十担草不就得了。

乙 哦！你把糧食藏在草堆底下。

乙 這就對了。

甲 這就不對了！

甲 為什麼？

乙 你家里有二百多斤糧食，還要社里救濟，都象你這樣，還建設什麼社會主義呀？

甲 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兒，建設社會主義，那是大家的事情，讓別人去搞去。這糧食多弄點怕啥？吃不了還可以賣嘛！假使明年是個荒年，那你不就只有瞧我吃啦？

乙 喲！看你興頭的！

甲 沒興頭多時就出事情啦！

乙 怎麼啦？

甲 我把我大小子寫的那份申請書送給社長，社長接過一看，笑了笑，他不相信哪！他說：我算算你家糧食夠吃，把這申請書拿回去，別申請了吧？

乙 對！你就不要申請了吧！

甲 那哪行。我說：我的好社長，我現在也是一個社員，還作興撒謊嗎？我家實在沒有吃的啦，你不行行好就要餓死人啦！你要不信，

你就到我家去查去！

乙 社长还是不信？

甲 說得跟真的一样还能不信！社长說：“你一定要申請？”“不申請我就沒得吃呀！”“真沒有了糧食？”“我真沒有了糧食！”“好！我和你們隊長研究一下再批。”

乙 这一下你达到目的啦！

甲 这一下我倒楣啦！

乙 又怎么啦？

甲 社长接着說：社里要盖几間草房，草不够用，你家稻場上还有几十石草，抵給社里，公私两利。

乙 那你就抵了吧。

甲 那哪行！我那底下还藏着稻呐！

乙 哦，对！

甲 我說：社长！不行呐，……

乙 我那底下还藏着稻呐！

甲 笨蛋！哪能那么說！我那点草要着燒鍋哇！

乙 回答得巧！

甲 巧个屁。社长說：你要燒鍋，社里把柴換。

乙 这一下要出事情啦，你就实說了吧！

甲 不行。我說：社长！你什么时要？“明天就

要”！我說：好！就換給社里吧！我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乙 這一下你想通了？

甲 想通了。剛才是一下子轉不彎來。早曉得他明天要，我一口就答應了。

乙 為什麼？

甲 趁晚上把稻子搬回家來不就得了！

乙 咳呀呀！原來你是這樣想通囉！真新鮮！

甲 新鮮事情還在後頭吶！

乙 又怎麼啦！

甲 晚上，我等到夜深人靜，挑一担籬筐到稻場里，正在拉草，不好，來人啦！

乙 誰？

甲 我們社長！

乙 巧勁兒。

甲 社長說：這麼晚，你拉草干甚麼？

乙 這一下問住了。

甲 給我滑過去了。我說：天色不好，怕要下雨，這草淋濕了明天蓋房子不好用，我打算把它搬到屋里去。不能讓社里財產遭受損失。

乙 說的到好聽。

甲 說的好聽不行，人家真干！我們社長說：“

我来帮你”！

乙 这一下糟了，你就坦白了吧！

甲 不！我說：社长！你回去歇着，这点小事我一个人对付得了。

乙 社长又給騙走了？

甲 不！人家坚决要干！

乙 这回你怎么办？

甲 那有什么办法？硬着头皮干呀！还没搬上三趟，不好囉！

乙 发现稻了？

甲 沒有。社长說：咦！你来搬草，怎么挑一担籬筐出来啦？

乙 对呀！你怎么說？

甲 哎呀！那——呃，是今晚收工晚了，忘了带回家。

乙 你真会撒謊！

甲 廢話。我臉上黃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掉。

乙 累的？

甲 不，急的！再搬上两趟，稻子就要露头啦！

乙 那你还不赶快坦白，承認錯誤！

甲 不！我得赶快撒个謊。

乙 你还有謊撒？

甲 我說：不好啦！社長！誰家把稻子藏在的我草堆底下！

乙 你的鬼点子真不少！

甲 社長說：“你扒開我看看有多少？”我這就扒開了……

乙 多少？

甲 足足有五百斤。

乙 咦！你不是說只二百多斤嘛？

甲 你別打岔呀，社長說：這事怕就是你干的吧？

乙 你承認了？

甲 我說社長呀，你不能冤枉好人哪！我自己有這麼多糧食，我還申請干啥？社長說：不是你干的那就算了，天怕要下雨，你還蓋上，別讓稻子淋濕了。

乙 哎呀！這一關算你闖過了。我都替你捏把汗！

甲 不！事情鬧大了！第二天社長派人把我叫去，我一進屋，嚟！好傢伙！黨支書、社監委、隊長、會計坐一滿屋。社長見我來了，把我那份申請書往桌上一放……

乙 大概是研究好了，決定給你糧食？

甲 不！研究好了，決定給我處分！

乙 為什麼？

甲 那不是申請書，是檢舉信。

乙 啊？！

甲 我那大小子不是照我報的那樣寫的。

乙 怎麼寫的？

甲 社長同志！我的父親思想很壞，家里還有五百多斤稻子藏在稻場上草堆底下不肯吃，硬逼我寫申請書，向社里要糧，希望你對他進行教育。

乙 這才叫好哇！

甲 可苦着我啦！

乙 後來怎辦？

甲 社長說我思想惡劣，又有嚴重的欺騙組織，欺騙領導的行為。要我在社員大會上當眾檢討。

乙 你自找的。

秀鸞告爹

(鼓詞)

林村

(唸) 九月稻熟一片黃，
秋风吹来陣陣香；
农业社里忙收割，
男女老少喜洋洋。

(唱) 說罢閒言归正傳，
表一表姑娘金秀鸞，
家住在安徽廬江县，
她本是农业社的女社員。
新社会尽出新人物，
秀鸞的思想够新鮮，
她爹做事歪心眼，
秀鸞大公无私不隱瞞。
諸位若問是件什么事？
請別忙听我慢慢談。
这件事发生的日子并不远，
就是閏八月初五这一天

今年的稻子收成好，
农业社男女老少忙的欢，
你看那：
割稻的止不住直往臉上来揩汗，
打稻場忙的“馬不停蹄”鬧翻天，
从日出一直忙到天傍晚，
場上的稻子堆成山。
大伙儿这时累的腰酸手发軟，
生产队长一旁开了言：
“今天大家也够累，
歇歇明儿再来繼續干；
我有一点小建議，
這場子要选三人来看管。”
社員們齐声說好沒意見，
选出了小徐、小沈、丁启山。
大伙儿三三两两都走散，
稻場上只剩三人閒聊天，
小伙子講着講着閉上了眼，
片刻工夫睡的香又甜。
場头上忽然有个人影子閃了一閃，
只見他东張西望四处覷，
这时天黑伸手五指看不見，